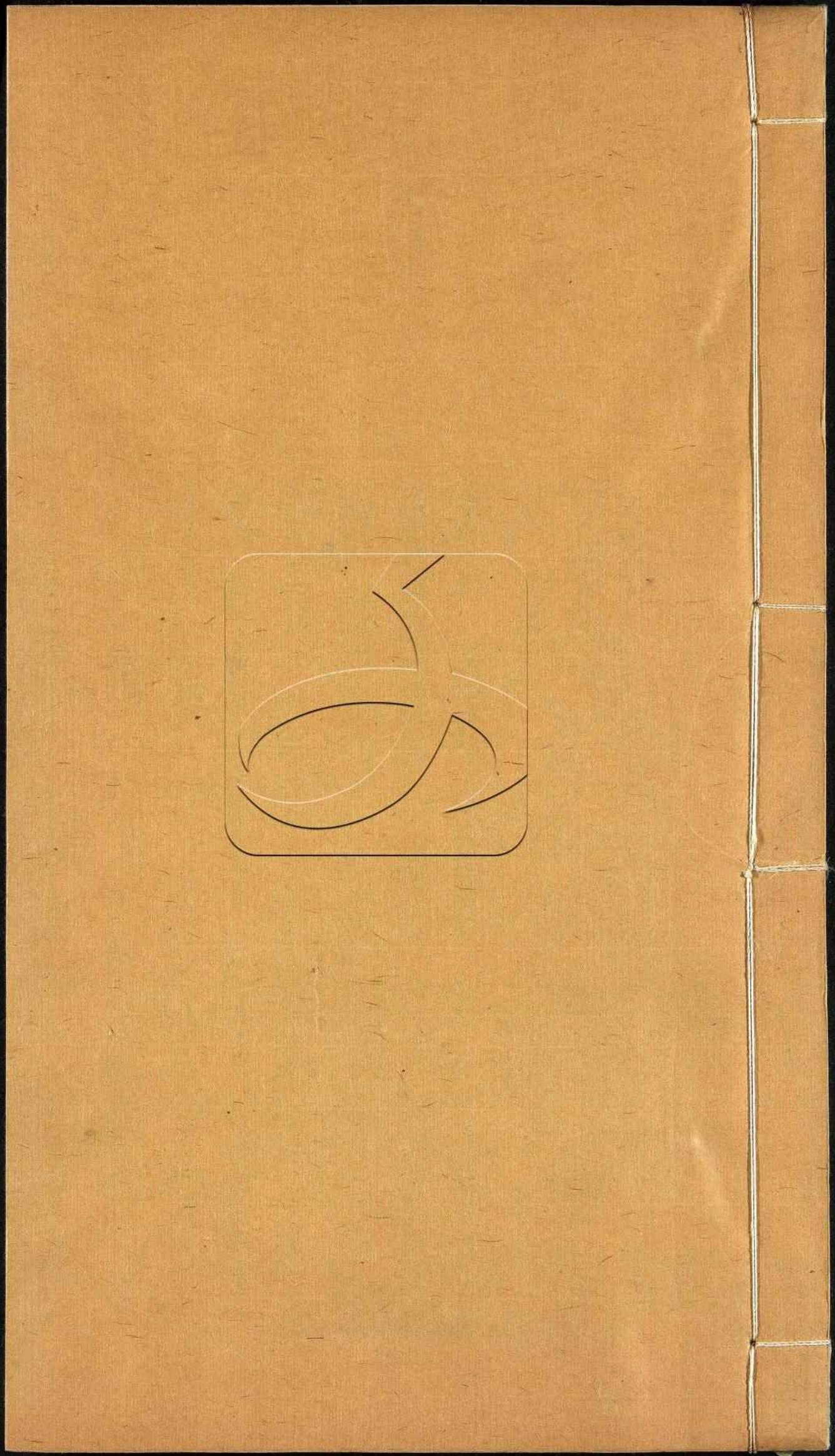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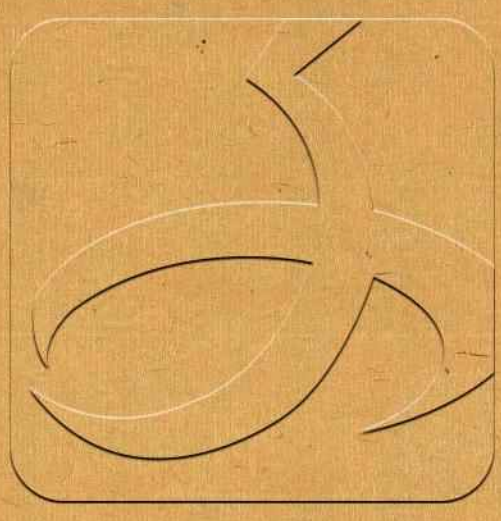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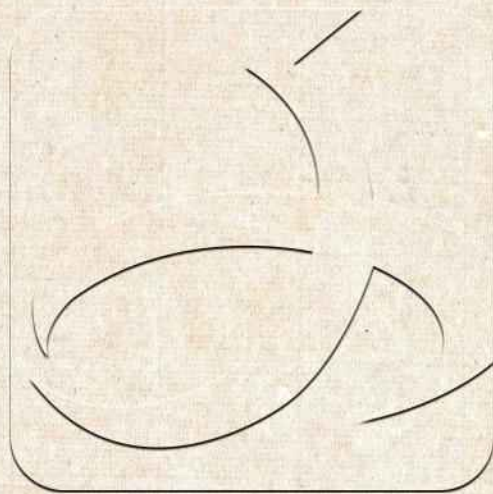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史通削繁卷一

言語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畧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艱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臯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泰誓是也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楊干是也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為宗利

弄丸乃轉丸之訛浦氏以



為兼用宜僂
事謬也

口者以寓言為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橫，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是以歷選載言布諸方冊，自漢已下，無足觀焉。尋夫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由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鶉賁鸚鵡，童豎之謠也。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皤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况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識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

此亦有見之
言若為七子
發覆也然宋
人以語錄著
書究乖文章
之體而帝京
景物畧載元
碑以為姍焉
此中固有持
平之道未可
一概拘之

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槩者也。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毗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効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邱明者，則偏摸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偽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偽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唯王宋著書，敘元高時事，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

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
 史臣猶鑑者見媼姆多媿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
 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
 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捐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
 楷是則董狐南史舉日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矣
 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
 著孝德傳張著隋後畧凡所撰今語皆依倣舊辭若選
 言可以効古而書其難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
 勝紀哉蓋江革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
 漢王怒酈生曰監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楊康曰老奴

老奴寧馨二
 語今亦覺其
 雅矣子元之
 說不其然乎

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
 時侮媼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脣吻傳諸諷誦而
 世人皆以爲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殊爲魯
 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
 已古者卽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長久風俗
 無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
 効昔言不其惑乎蓋善爲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
 麤咸被其化工爲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
 於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
 得其糟粕而已

呂相絕秦

左傳成公十三年

子產獻捷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臧孫諫君

納鼎

左傳桓公二年

魏絳對戮楊干

左傳襄公三年

弄丸飛鉗

文心雕龍

論說篇

蘇秦張儀受掉闕之術

又受轉丸眩筵

三章按弄

序兼用莊子亦南宜僚事

九兼用莊子亦南宜僚事

通事

鶉奔

左傳僖公五年

童謠

鬼谷子有飛箱箭

通事

鶉奔

左傳僖公五年

童謠

均服振取

中成軍

公其奔

鶉

五年

天策燉燉

中成軍

公其奔

鶉

五年

童謠有之

鶉

公其奔

鶉

五年

野往饋之

鶉

公其奔

鶉

五年

以驕鸚鵡

往歌

宋父

山木

左傳隱公十一年

有禮主則擇之

輔車

左傳僖公五年

諺所謂

輔車

聽輿人之誦

曰原田

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混沌

莊子天地篇子貢南遊

方將為圃

畦鑿隧而人井抱甕

而出灌

措然用力

甚多而見功寡

輕挈水若抽其名

為樛為圃者作色而笑

曰吾聞之

有機械者必有機

事者必有機

為也子貢反於魯

以告孔子

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

之術者也識其一

不知其二

混

通

裴譏孫盛

魏志武帝紀注

孫盛魏氏春秋云答諸

以為孫盛製書

多用左氏

以易舊文

後之學者將何

取信哉且魏武方

尤非其類按裴松

之天下勵志

而用夫差分死之言

字世期唐諱世作

少

虛名都捐實事

原注如周太祖實名

黑獺魏本索頭

梨狗子嚙斷索

又西帝下詔罵齊神

棄遺而周史以為

其事非雅畧而不

載賴君懋編錄

故得權聞於後其

事不傳於北齊因

多張太素

唐書張公瑾傳

子太素龍朔中東臺

舍人

矣

張太素

唐書張公瑾傳

子太素龍朔中東臺

舍人

矣

矣

張太素

唐書張公瑾傳

子太素龍朔中東臺

舍人

矣

張太素

唐書張公瑾傳

子太素龍朔中東臺

舍人

齊書二十卷隋書三十二卷隋後畧十卷燉煌張氏家傳二十卷又見史官建置篇郎餘令唐
儒學傳郎餘令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年亦
為王友元軌每日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
柏為林餘令以梁元帝有孝德傳江革罵商臣左傳
更撰後傳數十篇改著作佐郎單固楊康魏志王陵傳注魏
年漢王怒酈生侯世家單固楊康畧曰山楊單固字
恭夏有器實兖州刺史合狐愚辟為別駕與從事楊
康並為腹心後愚與王陵通謀康固皆知其計康至
洛陽露其事太傅東取固問曰卿知其事邪令狐反
乎固故云無有康與固對相詰乃罵康曰老庸既負
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耶初楊康自以白其事冀
得封拜後亦并斬酈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
耳何面目樂廣衛玠晉書樂廣傳廣字彥輔與王衍
行地下也樂廣衛玠俱宅心事外天下言風流者王
樂稱首焉衛玠傳玠字叔寶風神秀異妻父即樂廣
也時謂婦公冰清女壻玉潤按二傳俱無寧馨兒語
其語今見王衍傳衍總角造山濤濤嗟歎曰
而送之日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史通似誤

浮詞

昔尼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持用不刊而史傳所
 書貴乎博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
 稟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但近代
 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愜遂令後之覽
 者難以取信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
 分布雖疎錯綜逾密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
 遽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
 良直邪曲三說各異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
 同非惟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亦有開國承家

張本字出杜
 氏左傳註終
 言亦杜氏註
 文

美惡昭露而輕事塵黜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尤多
 如魏書稱登國以烏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皞述
 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攜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
 類於此案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儷蠻夷抑惟秦
 晉而烏官創置豈關郊子之言髦頭而偶奚假奉春之
 策奢言無限何其厚顏又周史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
 庾信贈其詩曰號亡垂棘反齊平寶鼎歸陳周宏正來
 聘在館贈韋夔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為信
 宏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其倫由來
 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為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

此駁允愜

此一段非論
 高士傳乃借
 以言加減之
 不可輕易如
 前篇之引原
 涉葛龔耳二
 田誤以為正
 文故疑其贅
 誤矣

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探其四句而已夫詞寡者出一言
 而已周才蕪者資數句而方浹案左傳稱絳父論甲子
 隱言於趙孟班書述楚老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
 一事則觸類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各為二叟
 立傳全採左班之錄而其傳論云二叟隱德容身不求
 名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探揣古意而廣足新言此
 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淚下閨中
 長歎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說蓋鳧脛雖短續之則悲
 史文雖約增之反累加減前哲豈容易哉昔夫子斷唐
 虞以下迄於周剪裁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

明白嗟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
假有才堪釐革而以人廢言此繞朝所謂勿謂秦無人
吾謀適不用者也

三說各異

原注李百藥齊書序論魏收云若使子孫
有靈竊恐未掩高論至收傳論又云足以

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但志存實錄好抵陰私於
爾朱暢傳又云收受賜財賄故為榮傳多減其惡是

謂三說各異按北齊書暢雙名文暢
受金語在其弟文畧傳文亦不同

德棻周書元偉傳稱文帝不害諸元則云太祖天縱
寬仁性罕猜忌於本紀論又云渚宮制勝闔城弩戮

茹茹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權道而用乖於德教是
謂二理不同按本注句複字脫多不成語今據周書

改首鼠史記灌夫傳武安侯召御史大夫載怒登國
正首鼠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

名官魏書官氏志天賜元年欲法古純質每於制定
官號皆擬遠古雲鳥之義諸曹走使謂之鳧鴨

取飛之迅疾以伺察為候官謂之白鷺取其延頸遠
望自餘諸官義皆類此按登國道武初元舉以概後

也少皞事道武結婚魏書崔元伯傳太祖曾引元伯
見書志篇奴善之嗟歎者良久是髮頭晉書天文志

公主妻匈奴善之嗟歎者良久是髮頭晉書天文志
以諸公主皆釐降於賓附之國象志皇始元年

耳也又為髮頭胡星也魏書天象志皇始元年
六月有星彗於髮頭是秋太祖啓冀方之地奉春

之策漢書劉敬傳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
北邊劉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郎中號奉春君言頓數苦

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
代單于豈嘗聞外孫元行恭周書元偉傳字猷道

敢與大父抗禮者哉齊所執齊平偉方見釋偉性秋
高祖親戎東討偉為齊書初自鄴還也庾信贈其詩

虛靜政事之暇未嘗棄書初自鄴還也庾信贈其詩
云云朕猷道史通作周宏正周書偉復傳字敬遠

行恭豈牛宏本然耶周宏正志尚夷簡所居之宅枕
帶林泉明帝號之日逍遙公陳遣其尚書周宏絳父

正來聘造負後請負至賓館宏正贈詩云云

絳父

史通

卽絳縣老楚老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實舍字君倩世謂之楚兩龔王莽既見二體篇造使者奉璽書卽拜勝不復開口飲食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旣而曰嗟虜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遂趨而出詠三良文選曹子建三良詩攬歌秋婦莫知其誰宋書顏延之傳延之字延年獨酌郊野當其得意旁若無人後秋胡詩有歲暮臨空房句所謂閨嘆也秋胡事詳後品藻篇鳧脰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

敘事

夫敘事之體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覩縷今輒區分類聚定爲三篇列之於下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爲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爲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尙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恆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羣輕折軸况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

論者以事增文省爲新唐書之失亦自一理要之廓清之功不可沒也觀晉書以下之燕襍乃知之矣不

一本無要字簡而能要乃非苟簡無要字則語意不完

動引公穀糟必過爲高論

如洪容齋
云也

史通前集

卷二

八

哉蓋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至於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爲驪姬所譖自縊而死班史稱紀信爲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剝剔孕婦左傳紀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箠輅藍縷以啓山林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又

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傳之與紀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又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如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爲敏夫以鈍者稱敏則明賢達所嗤此爲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畧求諸折中簡要合

史通前集

卷二

二之九

理此為省文也。其有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郟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類。逆必事加。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為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為煩字也。然則省句為易。省字為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苟句盡餘。贅字皆重複。史之煩蕪。職由於此。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罟。而獲之由於一目。夫敘事者或虛益散辭。廣加閑說。必取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

既執上似脫
魚鳥二字
此即陸機片
言居要劉勰
寸樞轉關寸
轉制軸之說
崑圖先生以
一筌一目不
可以得魚鳥
譏之未免吹
求如顧愷之
稱四體妍媸
無關妙處豈
真不畫四體
而但雙二目
哉
詩文高處大
抵無句可摘
士衡蒙茸集
翠之說終是

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罟釣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駢枝盡去。而塵垢都捐。華逝而實存。滓去而瀦在矣。嗟乎。能損之又損。而元之又元。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夫飾言者為文。編文者為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自聖賢述作。是日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瑯。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極。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為先。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

魏晉以下法
顯晦云云即
彥和隱秀之
旨

古文皆當作
如是觀
斥苦當作非
斥

予元曠氣頗
重難得此深
細之言

昔古文義務却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
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不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
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潤畧而語實周
瞻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為之者方覺其難固非雕蟲
小技所能斥苦其說也既而丘明受經師範尼父雖繁
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
為政晉國之盜奔秦邗遷如歸衛國忘亡其欵曲而言
人事也則有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三軍之士皆
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
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觀一事

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泊班馬二
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
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為之不流董生乘馬
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自茲已
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為文也大抵
編字不隻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
蔽之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彌
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處道受責於少期子昇取譏於
君懋非不幸也蓋作者言雖簡畧理皆要害故能疎而
不遺儉而無闕譬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

儻體不免隸
事散文則塗
飾字句最為
醜態苟非作
者率不免俗
夫俗語之為
俗人所易見
而雅言之為
俗人多不知
子元此論可
謂切中膏肓

功也。若才乏僞穎，思多昏滯，費詞既甚，敘事纒周，亦猶
售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買遷之價也。是則一貴一賤，
不言可知。無假推揚，而其理自見矣。昔文章既作，比興
由生，鳥獸以婉賢愚，草木以方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
矣。洎乎中代，其體稍殊，或擬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
於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
王，名非魯衛，而作者猶謂帝家為王室，公輔為王臣，盤
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俾侯之誓，而史臣撰錄，亦同彼
文章，假托古詞，翻異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降及近
古，彌見其甚。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臣則呼為

此論允極

此種塗飾尤
可厭二田以

問鼎稱巨寇，則日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
跡，必號龍飛。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詞。
南董顯書之義也。如魏收代史，吳均齊錄，或牢籠一世，
或苞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宏至公之正說。而收
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牢。均敘元日臨軒，必云朝會
萬國。夫以吳徵魯賦，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為今說，置
於文章，則可施於簡冊，則否矣。亦有方以類聚，譬諸昔
人。如王隱稱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
冲見幸，為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讜矣。而盧思道
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藥稱

爲未允何也

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辨而非當者矣。昔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刲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轆子，長所書魯始爲髻。丘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笄。伯支遠徵於內，則卽其事也。案裴景仁秦記，稱符堅方食撫盤而詬王劭。齊志述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鸞撰以新史，重規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爲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令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至如翼捷道武

嘉隆七子好用古官名古地名，惜其不見此書。

唐人房翊葛亮之類，又從此濫觴也。

其言深切而著明，可以從俗。

原諱黑獺，周文本名，而伯起革以他語。德棻闕而不載，蓋厯降崩，曠字之媿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舊皆列以三史，傳諸五經，未聞後進談講，別加刊定。况齊丘之犢，彰於載讖，河邊之狗，著於謠詠，明如日月，難爲蓋藏。此而不書，何以示後。亦有氏姓本複，減省從單，或去万紐而留于，或止存狄而除厘，求諸自古罕聞，茲例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爲務必藉於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

不成反類於驚者也

觀縷觀本作觀通作羅左思吳都賦嗟難得而觀縷

從私願也金壺成雷漢書中山靖王傳泉吻漂折軸

字考次序也魏積羽沈

國策張儀說魏積羽沈籀輅籃縷左傳宣公十二年

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

庸以來在軍無日不計軍實而申傲之訓之以籀輅

籃縷以啓山林按是樂書語非士會語二人皆稱武

子所以兼而畢書原注近史純傳欲言人居哀毀損

誤也先云篤志好學欲言人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

絕倫欲言人下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速此則既述

才行又彰事跡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醜為酒藥脯

以毒獻公田來驪姬曰世子已祀故致福於君君將

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

地墳以脯與犬犬蹶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夫乎天乎

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乎為君又禮記云陽門之介夫

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

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

伐也此則既書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代諸史人有

行事美惡皆已具其紀傳中續以讚論重述前事此

則才行事跡紀傳已書讚論又載也按此注舊本多

譌今照傳經史通多此類原注公梁禮新序說苑戰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史通前集

卷二

三

十四至十七無

不成反類於驚者也

觀縷觀本作觀通作羅左思吳都賦嗟難得而觀縷

從私願也金壺成雷漢書中山靖王傳泉吻漂折軸

字考次序也魏積羽沈

國策張儀說魏積羽沈籀輅籃縷左傳宣公十二年

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

庸以來在軍無日不計軍實而申傲之訓之以籀輅

籃縷以啓山林按是樂書語非士會語二人皆稱武

子所以兼而畢書原注近史純傳欲言人居哀毀損

誤也先云篤志好學欲言人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

絕倫欲言人下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速此則既述

才行又彰事跡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醜為酒藥脯

以毒獻公田來驪姬曰世子已祀故致福於君君將

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

地墳以脯與犬犬蹶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夫乎天乎

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乎為君又禮記云陽門之介夫

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

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

伐也此則既書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代諸史人有

行事美惡皆已具其紀傳中續以讚論重述前事此

則才行事跡紀傳已書讚論又載也按此注舊本多

譌今照傳經史通多此類原注公梁禮新序說苑戰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耶輪扁莊子天道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能言

伊摯史記殷本紀伊尹名阿衡索隱孫子兵書伊尹

至味曰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晉盜奔秦

弗能喻按輪扁二句本文雕龍神思篇

左傳宣公十六年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邢遷

如歸左傳閔公二年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犀

革左傳莊公十二年宋萬弑閔公於蒙澤奔陳宋人

之比及宋手以賂陳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伐蕭申

皆見宋人醢之挾纊

附而勉之三軍高祖亡蕭何

之士皆如挾纊高祖亡蕭何

木不知牝牡乘馬不知牝牡

句園一可張雀羅漢書汲鄭傳兩人中廢賓客亦填門及

廢門外可張爵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

一賤交處道阮藉共撰魏書沈字處道典著作與荀顛

情適見按本文句下原注云魏書鄧哀王傳曰容貌

實錄也殊於衆故特見寵異裴松之曰一類之言而

分以爲三亦敘屬之一病也此本引裴松之評王沈

書語或妄意裴是注三國者遂改處道為承祚并改

注內魏書為魏志而邢子才不得掌與魏之書悵快

使一類分三句無著文義全失矣今是正之子昇注

王劭齊志曰此而撰中散騎常侍濟陰王暉業嘗云

溫子昇亦若鵬舉永熙中散騎常侍濟陰王暉業嘗云

刑遷

如歸

革

之比及宋手以賂陳

皆見宋人醢之

附而勉之三軍

之士皆如挾纊

木不知牝牡

句園一可張雀羅

廢門外可張爵羅

一賤交處道

情適見按本文句下原注云魏書鄧哀王傳曰容貌

實錄也殊於衆故特見寵異裴松之曰一類之言而

分以爲三亦敘屬之一病也此本引裴松之評王沈

書語或妄意裴是注三國者遂改處道為承祚并改

注內魏書為魏志而邢子才不得掌與魏之書悵快

使一類分三句無著文義全失矣今是正之子昇

王劭齊志曰此而撰中散騎常侍濟陰王暉業嘗云

溫子昇亦若鵬舉永熙中散騎常侍濟陰王暉業嘗云

溫子昇亦若鵬舉永熙中散騎常侍濟陰王暉業嘗云

溫子昇亦若鵬舉永熙中散騎常侍濟陰王暉業嘗云

溫子昇亦若鵬舉永熙中散騎常侍濟陰王暉業嘗云

溫子昇亦若鵬舉永熙中散騎常侍濟陰王暉業嘗云

首者繪帛金罽有差而文乃言高齊事考齊書無元
 日會萬國明文當是臣僚賀表中語惜吳均齊錄不
 可得也諸葛挑戰魏志注晉陽秋曰諸葛亮寇於郿據
 見也怒冀獲曹咎之利史記項羽紀項王謂大司馬曹咎
 曰謹守成臯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漢果數挑楚軍戰
 楚軍不出使人辱之大司馬怒渡兵慕容沖晉書載
 汜水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咎自到慕容沖晉書載
 滅燕慕容容沖姊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
 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
 專寵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官戰國
 魏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得為王拂枕席邢
 邵喪子北齊書邢邵傳邵字子才養孤子恕慈愛特
 及卒痛悼雖甚不再哭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門
 吳以還所未有也戰國秦策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
 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子愛子也死而不憂何也東
 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與無子時同也
 奚憂焉王琳得人心北齊書王琳傳琳字子珩鎮壽陽
 焉

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為之歛流涕觀其
 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按李
 將軍廣事漢初立韓卒從軍高帝紀八年十一月令士
 具史記衣衾棺槨具注應劭曰樨小棺也郭評史通作轉
 車軸也又考史記無此事當改云漢初立樨孟堅所
 書魯始為鬘左傳襄公四年邾莒伐郕臧紇救郕敗
 鬘杜注鬘髮合結也喪多不能備因服檀弓鄭注
 去纒而紒紒曰鬘纒黑緇紒音計按左傳合男女言檀
 弓以爲婦作河橋孟書杜預傳預字元凱杜陵人預
 人弔也也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可作者必不
 也預日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
 臨會舉男子笄通直書劉芳傳芳字伯文彭城人北徙
 婦人笄芳日冠尊故奪其笄稱也非男子無笄禮內
 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纒笄總也非男子有笄明矣
 肅以為然時人號為劉石經按伯文北史作伯支易

盤以案

按裴之秦記崔之十六國書皆無攷晉載記

三尺營外寸餘而已軍大振堅變帽為冠

北齊書

方食去案怒曰天何故降澤賊營變帽為冠

北齊書

傳子洛字受洛干戰有功高祖親扶上馬洛干翼捷

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按北史同邵志無考

翼捷

魏書昭帝紀昭黑獺周書文帝紀文帝皆不諱

成帝諱什翼健黑獺

媼名鄙舊注麗降八

公名成公之生也其母

夢神規其臂以黑

齊王之犢

原注杜臺卿齊載議云

河邊之狗

原注王劭齊志

首牛入西谷逆犢上齊

通鑑釋例魏之羣臣出代北

子破爾苑

姓復從單

者皆復姓孝文遷洛改為單

姓史患其煩皆從後姓

按北朝諸史亦非

去万紐留

盡改其省改之文於魏書官氏志具列之

于

周書唐瑾傳瑾仕魏為驃騎開府周文歎異之賜

姓萬紐于氏華岳頌碑結銜作万紐于瑾魏書官

氏志勿性于氏後改為于氏通志氏族畧勿性于疑

與万紐於同按勿性無據疑魏志譌也又易万作萬

北史儒林樊深賜姓存狄除庫

氏志無厚扶除厚

亦然則又傳寫之誤

乞扶氏改為扶氏則似除厚應為除乞矣然乞之與

厚聲形俱別不應譌轉乃爾再考本志有庫狄氏後

夜切姓苑有之

齊臣如庫狄迴洛庫狄盛之屬多广頭去點尤與厚

字頭同廣韻庫始

改爲狄氏庫與厚狄與扶形俱相近或當是也又北

厚聲形俱別不應譌轉乃爾再考本志有庫狄氏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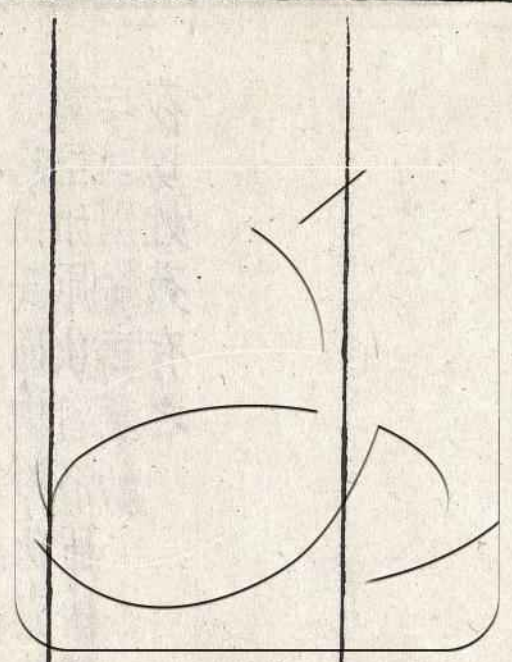
乞扶氏改為扶氏則似除厚應為除乞矣然乞之與

亦然則又傳寫之誤

北史儒林樊深賜姓存狄除庫

與万紐於同按勿性無據疑魏志譌也又易万作萬

氏志勿性于氏後改為于氏通志氏族畧勿性于疑



品藻

知此則無疑於屈賈矣

蓋聞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比翼。若乃商臣旨頓。南蠻北狄。萬里之殊也。伊尹霍光。殷年漢日。千載之隔也。而世之稱悖逆則云商旨。論忠順則曰伊霍者。何哉。蓋厥跡相符。則雖隔越為偶。奚必差肩接武。方稱連類者乎。史氏自遷固作傳。始以品彙相從。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鮮。求其具體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韓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紹。無聞二錄。豈非韓老俱稱述者。書有子名。袁董並曰英雄。生當漢末。用此為斷。龔得其倫。亦有厥類眾夥。宜為流別。而不

人表之謬尚不止此此偶拈出數條耳

能定其同科。申其異品。用使蘭艾相雜。朱紫不分。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案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意甚愜。及至篇中所列。奚不類於其敘哉。若孔門達者。顏稱殆庶。至於他子。難為等衰。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求諸折中。厥理無聞。又楚王過鄧。三甥請殺之。鄧侯不許。卒亡鄧國。今定鄧侯入下愚之上。夫寧人負我為善。獲戾持此致尤。將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謀。失於用權。故加其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萌。自當高立標格。寘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在中

此論最允擊節誦之二田

庸下流而已哉。又其敘晉文之臣佐也。舟之僑為上。陽處父次之。士會為下。其述燕丹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荆軻亞之。秦舞陽居末。斯並是非。替亂善惡。紛拏或珍。瓠瓠而賤。璠璣或策。鴛鴦而捨。騏驥以茲為監。欲誰欺乎。又汪充息夫躬。讒詔惑上。使禍延儲后。毒及忠良。論其姦凶。過於石顯遠矣。而固敘之不列。佞幸楊王孫。裸葬悖禮。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無他事。而與朱雲同列。冠之傳首。不其穢歟。若乃旁求別錄。側窺雜傳。諸如此。謬其累實。多案劉向列女傳。載魯之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

以爲罪過何耶

史通前集卷二
古治殉節異於曹娥此乃兇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爲伍有乖其實者焉又嵇康高士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顏回蘧瑗獨不見書蓋以二子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正如董仲舒揚子雲亦鑽仰四科馳驅六籍漸孔門之教義服魯國之儒風與此何殊而並可甄錄夫回瑗可棄而楊董獲升可謂識二五而不知十者也爰及近代史臣所書求其乖失亦往往而有借如陽瓚効節邊城捐軀死敵當有宋之代抑劉卜之徒歟而沈氏竟不別加標勝唯寄編於索虜篇內紀僧珍砥節礪行終始無瑕而蕭氏乃與羣小

隋史列女傳首載蘭陵公主亦一大瑕子元末糾蓋此篇但舉一列百耳以挂漏議之則固矣

混書都以恩幸爲目王頰文章不足武藝居多躬詣戚藩首階逆亂撰隋史者如不能與臬感並列卽宜附出楊諒傳中輒與詞人共編吉士爲伍凡斯纂錄豈其類乎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我光武則受譏於龐萌曹公則見欺於張邈事列在方書惟善與惡昭然可見不假許郭之深鑒裴王之妙察而作者傳諸簡牘不能使善惡區分故曰誰之過歟史官之責也夫能申藻鏡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敘則懲惡勸善永肅將來激濁揚清鬱爲不朽者矣

商臣冒頓以官臣楚成王太子王緝遂自立見左傳文元年

冒頓匈奴頭曼太子頭曼後闕氏子欲立之冒頓射殺頭曼自立事見史記匈奴傳按此二逆連舉見

宋明帝詔伊尹霍光將軍昭帝崩光傳光字子孟位大司馬大

邑王賀賀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田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

之伊尹也光即白太后詔歸賀昌邑立孝宣皇帝晉書景帝紀伊尹放太甲以甯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

三科九等是謂上古今大表敘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

愚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先伯牛原注伯牛仲弓

參冉有並鄧侯原注鄧侯三甥原注三甥皆晉文臣

在第三等鄧侯原注鄧侯三甥原注三甥皆晉文臣

佐父在第四等士會在第五等燕丹賓客原注高漸離在第四

等荆軻在第五等秦舞陽在第五等江充息夫躬原注江充

第六等按事詳史記刺客傳

造巫蠱殺太子息夫躬幸於哀帝上變告東平王石

雲造詐諉之策按漢書二入與蒯通伍被同傳

顯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主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辭以

中傷楊王孫黃老之術病且終合其子贏葬為布囊

盛尸人地既下從是秋胡妻列女傳潔婦者魯秋胡

引脫其囊以歸未至家見路傍婦人採桑去見國卿

悅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婦人採桑去見國卿

吾有金願以與夫困不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

喚婦至乃向採桑者也婦曰子東髮辭親去五年乃還

當馳驟疾至今乃悅路傍婦人而下去之喪是亡母

也不孝好色淫佚不義妾不忍見遂去投河而死

古冶子春秋公樓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

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

獨生不仁亦曹娥後漢書列女傳孝女曹娥上虞人

契領而死

曹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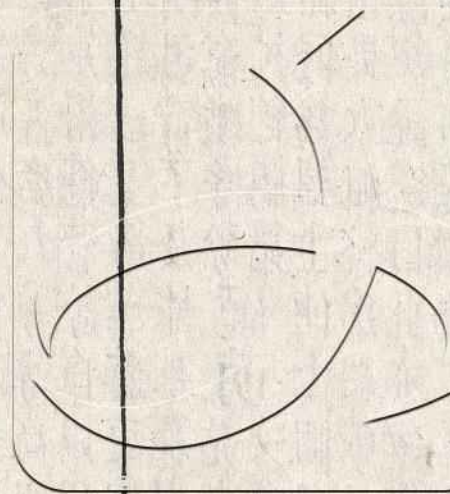
三

世無

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年十四沿江號哭旬有
 七日投江死縣長度尚為立碑注會稽典錄曰度尚
 弟子邯鄲淳作碑文後蔡邕題識二五不知十劉峻
 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非命有六蔽焉靡顏賦理哆
 傳峻著辯命論曰言而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
 鳴鶴著形之異也朝秀辰也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
 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末識於十其蔽一也蓋
 之境獨曰由大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蓋
 用越世陽瓚宋書索虜傳永初三年虜悉力攻滑臺
 家語堅守不動眾潰劉下原注劉謂劉康祖謂下
 陽瓚堅守不動眾潰劉下原注劉謂劉康祖謂下
 抗節不降為虜所殺劉下原注劉謂劉康祖謂下
 大舉北伐康祖軍出許洛會庫仁真相及於尉氏大
 戰一日一伐康祖軍出許洛會庫仁真相及於尉氏大
 戰元凶傳元夜中頸死虜傳康祖首示彭城而如生
 超之攻行紘逆劭進至合殿中閣太祖左細仗主下
 天與攻劭於紀僧珍南齊書恩倖傳紀僧真少隨蕭
 東堂見殺真事之愈謹惠開曰我子惠開惠開罷益州
 不得志僧真事之愈謹惠開曰我子惠開惠開罷益州
 耳僧真憶其言乃請事太祖太祖頓新亭賊突入東

門僧真與左右拒戰賊退除南臺御史僧真容
 貌言吐雅有士風按真作珍誤諱謂道成也王頴
 隋書文學傳王頴字景文通經曉兵法有縱橫之志
 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諒潛有異志文帝崩舉兵反
 多類計也楊素至蒿澤頴謂其梟感原注隋世皆以
 子日氣候殊不佳於是自殺漢王諒楊元感為梟感
 楊諒并州總管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有異圖既
 反王頴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宜長驅京師
 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及楊素襲高澤諒欲還師頴諫
 不從窺賊降除麗萌見載素襲高澤諒欲還師頴諫
 名為民絕屬籍使太祖殺邈卓太祖袁紹皆與邈
 友紹既為盟主使太祖殺邈卓太祖袁紹皆與邈
 也邈畏太祖終為紹擊已心不自安太祖曰孟卓親友
 共謀叛說邈曰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遂以其
 衆迎昌布據濮陽二自為其一時也邈從之遂以其
 謬於麗萌近魏祖亦蔽於許郭後漢書郭太傅太字
 張邈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許郭後漢書郭太傅太字
 人好獎訓士類許劭字子將汝南人少峻名節裴王
 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子言拔士者咸稱許郭裴王

晉書裴秀傳秀從弟楷字叔則明悟有識量少與王戎齊名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彩秀徹裴楷日之目戎眼爛爛如巖下電



直書

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故寧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况史之為務。申以勸誠。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載。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夫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為法。受惡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

披沙二句出
鍾磔詩品

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弒馬遷之
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
鉞取笑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
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
以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
以茲避禍幸獲兩全足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錄之難
遇耳然則歷考前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真偽相亂
而披沙揀金有時獲寶案金行在麻史氏尤多當宣景
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涓曲見屈武侯或發
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陸機虞預

各栖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走達之說抽戈
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如雪考斯人之書事蓋近古
之遺直歟次有宋孝王風俗傳王劭齊志其敘述當時
亦務在審實案於時河朔王公箕裘未隕鄴城將相薪
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無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人
歟蓋烈士徇名壯夫重氣寧爲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
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
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於今
稱之與夫王沈魏書假回邪以竊位董統燕史持諂媚
以偷榮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董狐左傳宣公二年晉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

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君以不示於朝宣

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

為法受惡惜書崔弒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弒

也越境乃免書崔弒公以說於晉太史書曰崔杼弒

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

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述漢非後漢書蔡邕傳王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

書謂遷所著史記但世章懷注凡史官記事善惡必

事皆為誦也非獨指武帝之身也韋昭仗正紀見本

崔浩犯諱魏書崔浩傳浩字伯淵清河人博覽經史

拜太常卿神鼎二年詔撰國書北史本傳浩著作令史

閱堪郊標詔事浩詩立石銘顯在衢路張儼嘿記張儼見

北人忿毒構浩於帝帝怒誅浩晉書孫盛傳盛撰晉陽

隋書經籍志嘿記三遼東本秋詞直而理正桓溫見

之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此

大元中孝武博求異聞始於遼東金行見斷見屈

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行原與司馬宣王

武侯蜀志諸葛亮傳亮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

子未

朝宣

曰

也

乃

還

使

必

紀

本

公

史

公

史

公

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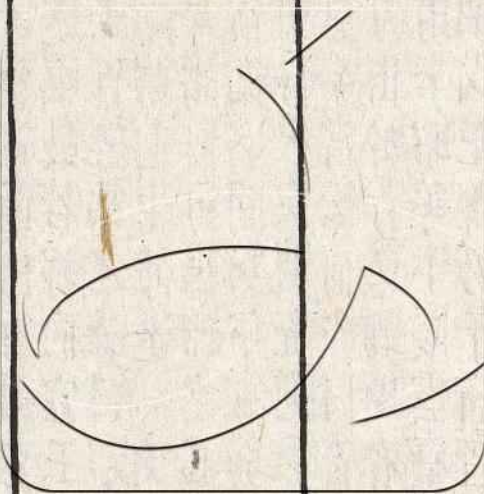
公

史

公

史

一書而董書遂逸也
范亨書一志載之



曲筆

此亦臣子之大義

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疎○既○辨○等
差○有○別○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畧○外○別○內
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已○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
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其○有○舞
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子○野○休○文○釋
紛○相○謝○用○舍○由○乎○臆○說○威○福○行○乎○筆○端○斯○乃○作○者○之○醜
行○人○倫○所○同○疾○也○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
美○藉○為○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已○讎○若○王○沈○魏○錄○濫○述
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

此亦近情近
理之言

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好賊載筆之凶人雖肆
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其
事已彰則今無所取其有往賢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
知今畧廣異聞用標先覺案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
也其初卽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
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讎避難綠林名爲豪傑
安有貴爲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
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史
出自東觀或明皇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炎祚靈長簡書
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僞錄者矣陳氏國志劉後主

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案黃氣見於秭歸羣鳥墮
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
置此事從何而書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古
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恆而他善必稱己惡不諱逮乎近
古無聞至公國自稱爲我長家相謂爲彼短而魏收以
元氏出於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桑乾於姬漢
之國曲加排抑同建鄴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相讎交
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緝素難爲妄說苟未
達此義安可言於史邪夫史之曲筆誣書不過一二語
其罪負爲失已多而魏收雜以寓言殆將過半固以倉

此論亦持平

頡已降罕見其流而李氏齊書稱爲實錄者何也蓋以重規亡者未達伯起以公輔相加字出大名事同元歎既無德不報故虛美相酬然必謂昭公知禮吾不信也語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如王劭之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激揚稱其有慚正直夫不彰其罪而輕肆其誅此所謂兵起無名難爲制勝者尋此論之作蓋由君懋書法不隱取咎當時或有假手史臣以復私門之恥不然何惡直醜正盜憎主人之甚乎蓋霜雪交下始見貞松之操國家喪亂方驗忠臣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止齊興而有劉秉袁粲周

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諸史皆貞觀年中羣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偽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爲而訪彼流俗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實昔秦人不死驗符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哉蓋史之爲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唯聞以

秦人事見羊
銜之洛陽伽
藍記蜀老事
見魏書毛修
之傳浦氏以
爲無考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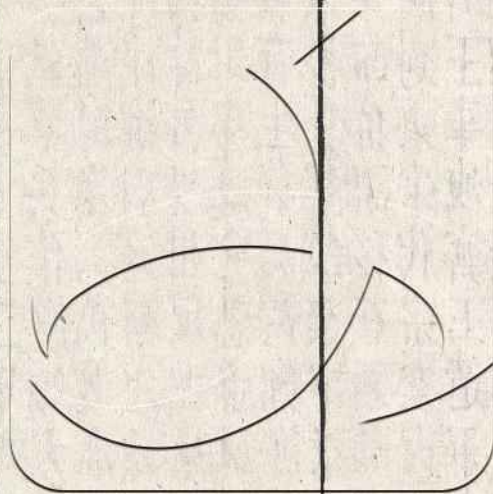
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宋書多妄。蕭武
 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令史臣得
 愛憎由己。高下在心。進不憚於公憲。退無媿於私室。欲
 求實錄。不亦難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

虞預相凌。晉書王隱傳。大興初。令隱撰晉史。時著作
 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盜寫之。休文釋紛。南史
 後更疾隱。形於言色。隱竟以謫免歸。宋書稱松之
 野傳。子野。曾祖松。文齊。永明末。沈約撰宋書。稱松之
 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為宋畧。二十卷。其敘事評論
 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王沈濫述。晉
 義師故也。沈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沈馳白帝。不
 忠於主。甚為眾論所非。按沈所撰魏書。已逸。述甄事
 無考。郭評沈不忠於魏。故甄陸機。虛張祖紀。見本紀
 后之貶濫。述其事彰曹醜也。

篇按晉書宣帝紀。魏太和五年。及受金借米。班生受
 青龍二年。懿凡兩拒蜀丞相亮。求米見史。官建置篇。因學紀。聞受金事。未詳。予考陳
 壽傳。有謂丁廙子覓。千斛米。了不與。竟不立傳。之說
 但有或云二字。或之者。伯升之怨。後漢書齊武王演
 疑之也。恐亦未可盡信。伯升大司徒。及伯升拔宛。光武
 長兄也。王莽篡漢。兵革並起。伯升部署賓客。自稱柱
 天都部。聖公。即位拜伯升。大司徒。及伯升拔宛。光武
 破王尋。王邑。兄弟威名益盛。明皇所定。後漢書東平
 更始。君臣謀誅伯升。害之。明皇所定。後漢書東平
 永平十五年。行幸東平。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
 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按顯宗。明帝。廟號
 馬后。攸刊。後漢書皇后紀。顯宗。明帝。馬皇后。伏波將
 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曰。蜀無史職。蜀
 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后宮之家。蜀無史職。蜀
 後主傳。評國不置史。注記無黃氣見秭歸。蜀志先主
 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黃氣見秭歸。蜀志先主
 年。先主軍秭歸。於猗亭。營黃氣。羣鳥墮江水。蜀志
 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

傳注漢晉春秋曰江陽有鳥從江南有景星出蜀志費禕傳延熙
 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蜀志費禕傳延熙
 傳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無宰相氣
 氣者曰都邑父辱受髡
 無宰相氣晉書陳壽傳壽父為馬謖參
 坐被髡壽為父立傳謂亮將畧非李稱實錄
 長無應敵北史李百藥傳父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
 公輔大名謂之日卿識度必至公輔吾以此字卿王
 訓故左傳云魏大名也故云元歎吳志顧雍傳雍字
 按大名句見左傳閔公元年元歎元歎蔡伯喈嘗避
 怨於吳雍從學琴書注江表傳曰伯喈謂曰卿必成
 名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也又吳錄曰言
 為伯喈所歎惡直醜正語見左傳昭
 故以爲字焉盜憎主人
 盜憎主人觀家語
 可上也故下之亦見左傳成公十五年董承耿紀蜀
 先主同曹公還許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辭受帝
 衣帶詔當誅曹公先主遂與承等同謀魏武帝紀備

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舉兵屯沛五年承等謀
 洩伏誅按耿紀紀許燒營見因習篇又魏武帝紀注
 三輔決錄曰紀字季行爲丞相掾又獻帝春秋曰收
 紀等將斬之紀呼魏王名曰恨吾不自主意竟爲羣
 兒所諸葛母正諸葛誕見因習篇晉書景帝紀正元
 誤耳欽舉兵作亂橋太后令移檄郡國爲壇盟於西
 門之外帥衆六萬渡淮而西帝征之儉聞欽敗宵遁
 安風津都尉追斬之魏志誕儉傳誕字公休儉字仲
 恭儉都督揚州反敗見夷滅誕不自安朝廷徵知徵
 誕爲司空誕愈恐遂反按王應麟曰儉誕等劉秉袁
 千載有生氣矣故鄭漁仲有晉史黨晉之言劉秉袁
 粲宋書袁粲傳粲字景倩與齊王劉秉平決萬機順
 帝即位詔移石頭時齊王功高天命有歸粲密有
 異圖劉秉宋代宗室與粲相結謀克日矯太后令使
 攻齊王事洩齊王遣軍與粲相結謀克日矯太后令使
 暗往粲子最覺有異入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僧靜挺身
 斬之父子俱殞其後並誅秉秉事在宗室傳王謙尉
 迴見因習篇



鑒識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見詆。斯則物有恆準。而鑒無定識。欲求銓覈得中。其唯千載一遇乎。况史傳爲文。淵浩廣博。學者苟不能探蹟索隱。致遠鉤深。烏足以辨其利害。明其善惡。觀左氏之書。爲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丘明躬爲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並生。論才則同恥。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

此自遷書之
襍然要所論
乃指其大段
文體言非摘
一二事也

茲親受者乎。加以二傳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賣餅太官。誠智士之明鑒也。逮史漢繼作。踵武相承。王充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然此二書。雖互有修短。遞聞得失。而太抵同風。可為連類。張晏云。遷歿後。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所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案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阨。遂匿空而出。宣尼既歿。門人推奉有若。其言之鄙。又甚於茲。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劉軌思商摧漢史。雅重班才。惟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輒編高后。案宏非劉氏。而竊

此亦正論
孔氏卓卓信
含異氣亦文
帝語註失引

養漢宮。時天下無主。呂宗稱制。故借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雞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爲孺子。史刊攝政之年。厲亡流毓。麻紀共和之日。而周召二公。各世家有傳。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豈謂雖濬發於巧心。反受嗤於拙目也。劉祥撰宋書序錄。歷說諸家晉史。其畧云。法盛中興。荒莊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夫史之敘事也。當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合同文舉之。含異等公幹之。有逸如子雲之。含章類長卿之。飛藻此乃綺揚繡合。雕章縟彩。欲稱實錄。其可得乎。以此詆訶。知其妄施。彈射矣。夫人廢興時也。窮達命

唐人皆不知古文孔傳之偽故子元亦云爾蓋考據之學古疎今密亦如星麻然

也。而書之為用亦復如是。蓋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晉年踰五百其書隱沒不行於世。既而梅氏寫獻杜侯訓釋然後見重一時。擅名千古。若乃老經撰於周日。莊子成於楚年。遭文景而始傳。值嵇阮而方貴。若斯流者可勝紀哉。故曰廢興時也。窮達命也。適使時無識寶。世缺知音。若論衡之未遇伯喈。太元之不逢平子。逝將煙燼火滅。泥沈雨絕。安有歿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

三王獲申 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昔田巴毀五身杜口注說 五霸見詆 漢書董仲舒傳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為其先詐

力面後 仁誼也 左氏不列學官 隋書經籍志左氏漢初出張

為訓詰其後劉歆欲立於學諸儒莫應建武申韓歆陳元訟之乃以李封為左氏博士封卒遂罷至晉時杜預為集解盛行膏肓墨守 後漢書儒林傳何休字

而公羊穀梁參政事作公羊解詁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賣餅太官 魏畧嚴翰善

人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羊為賣餅家數與翰會辨析長短王充著書

羊為賣餅家數與翰會辨析長短王充著書 充謂彪

後漢書王充傳充字仲觀者以師事班彪著論衡八十五篇注袁山松曰充作論衡中士未有傳張輔持論

云褚先生補史記裴注漢書音義曰十篇有錄無書
 年表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武紀漢興將相
 成之間褚先生補闕日者龜策言辭鄙陋非遷本意
 劉軌思北齊書儒林傳劉軌思說詩甚精故其鄉曲
 文野雞史記封禪書野雞夜雉故曰野雞世家有傳
 按句必有誤當劉祥南齊書劉祥傳祥字顯徵性韻
 云各有世家劉祥剛疎宋世解褐撰宋書譏斥禪
 代上銜而不問後徙廣州按後周亦有劉祥字休徵
 以字行劉璠子也繕定梁典與此無涉郭本誤引王
 本刊徐廣徐賈注文舉後漢書孔融傳融字文公幹
 正志王粲傳東平劉楨字公幹魏文帝典論今之文
 人魯國孔文舉氣體高妙理不勝辭又云文同而
 末異又與吳質書公子雲漢書揚雄傳雄字子雲蜀
 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宏長卿字長卿奏賦天子大悅
 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宏長卿字長卿奏賦天子大悅
 麗雄常擬之以為式

飄飄有凌雲氣梅氏寫獻隋書經籍志孔安國以古
 游天地之間存永嘉之亂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
 晉世秘府所存永嘉之亂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
 曠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
 姚興方於大術市得其書奏上杜侯訓釋秋左氏經
 多二八篇於是始列國學又參考眾家譜第謂之老莊
 傳集解已見前按本傳又參考眾家譜第謂之老莊
 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麻備成一家之學
 遭值漢書揚雄傳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後世好
 有是言晉書阮裕傳裕好老莊著養生論阮籍著
 達莊論按漢初言黃老者先有膠西蓋公晉世元風
 尤甚起於何王流於向郭而史太元逢平子張衡與
 通第舉文景稽阮為言約辭也崔子玉
 書乃者披讀太元經知子雲極陰陽之數心實
 與五經擬元四百歲其興乎按平子張衡字

探賾

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爲謬也。不亦甚乎。隋內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爲格言。案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爲國。好奢忍害。賢良疎忌。骨肉而壽評。皆以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輩秦繆。楚莊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是則以魏爲

定邪正明順
逆即以警奸
寡所謂春秋
成而亂臣賊
子懼也道變
論非無聖子
元之意則以
爲擅氏言獨
本非正朔習
氏改之以誠
富時故有此
辨

史通前集 卷二
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偽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稱
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疎魏而親蜀也夫
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憑虛亡是者耶習鑿齒之撰漢
晉春秋以魏爲僞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
耳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
烏防茲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爲文以諷其上者多矣若
齊罔失德豪士於焉作賦賈后無道女史由其獻箴斯
皆短什小篇可率爾而就也安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
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以權濟物議取誠
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而非要與夫班彪王命一何異

乎求之人情理不當爾自二京板蕩五胡稱制崔鴻鳩
諸僞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
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
出行於外案於時中原之主海內橫流逖彼東南更爲
正朔適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
其議安得以僞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必以崔
氏祖宦吳朝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固委
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羣胡並列愛憎之道豈若
是耶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爲主亦猶班書之載吳
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

不取其書而已哉。但伯起躬為魏史，傳列島夷，不欲使中國著書，推崇江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紆，魏羞且東晉之書，宋齊之史，考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偽邦墳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混書，斯則四分有三事歸江外，非唯肥瘠非類，眾寡不均，兼以東南國史，皆須紀傳區別，茲又體統不純，難為編次者矣。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於是考眾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懷，枉申探賾，或妄加向背，輒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來未學習，其狂狷成其誑誤，自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銘諸舌端，以為口實，唯智者不惑，無所疑焉。

李稱陳壽

隋書李德林傳論齊書起元事其中云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為漢

賊甯肯蜀主未立

後漢書伏后紀自帝都

已云魏武受命乎

賊后逼主許宿衛兵侍莫非曹氏

乃逼帝廢后以尚書令華歆勒兵入宮收后歆就牽

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跣行泣過訣曰鑿齒當桓

不能復相活耶

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鑿齒當桓

執政

晉書晉鑿齒傳是時桓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

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興

按其詳已見論贊篇

但此皆今晉書所有

今子元以為是道鸞語而雜說

篇又有新晉不取曹干孫瞻

瞻鳥實武為閹人害太哭

於野曰人之云亡

國殄瘁逐鹿史記淮陰侯傳蒯

瞻鳥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

逐鹿通曰秦失其鹿天

疾足者先得

豪士賦晉書陸機傳齊王問矜功自

士賦以女史箴

見載崔鴻十六家魏書崔鴻傳鴻字

黃門侍郎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見劉石等並因世故
跨僭一方國書未有統一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
百卷又詳崔氏祖宦按崔鴻傳首云伯父光名孝伯
正史篇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劉義隆爲樂
陵太守父靈廷劉駿龍驤將軍長廣太守觀此鴻之
世仕江左固有明文而史通云委質慕容容傳無其語
意祖曠從渡時名在仕籍傳或闕書何官也崔氏清
河世望故在諸燕境中
子元之言必非無徵

摸擬

夫述者相効自古而然况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
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蓋摸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
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蓋古者列國命
官卿與大夫爲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爲大夫此
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爲帝王目
宰輔爲丞相而譙周撰古史考思欲擯抑馬記師放孔
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李斯夫以諸
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
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

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內大同君靡客主
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
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
謂貌同而心異也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
之年月則周王之月如曹馬受命躬爲帝王非是以諸
侯守藩行天子頒麻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
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旣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
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五始所作是曰春秋
三傳並與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某事也
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

入微之論

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
言從已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敘事之理者邪以此
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世之述者銳志於奇
喜編欠古文撰敘今事而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
出多見其無識者矣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其所擬者
非如圖畫之寫真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也其所以爲
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元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
爲匹夫栖皇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
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哉蓋左氏爲
書敘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輦彌益其醜

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畧說。不忍斥言。故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薨於車。如于寶。晉紀敘愍帝歿於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畧敘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江湛爲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蓋文雖缺畧。理甚昭著。此正明

此真巧於奪胎

之體也。至如敘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槩血滿袖。夫不言奮槩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槩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効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摸。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有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摸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摸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尙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

鑑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嗚呼自子長以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譙周右史考蜀志譙周傳周字允南位亞九列不與政事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百餘周王之月春秋注考竹書紀年始達此義而自古說以別夏殷也譙解始此愚嘗論之春秋繫正於王者別魯於天子非別周於夏令也是侯國之史法也史通先得

彭生乘公公薨於車左傳桓公八年江湛南史江我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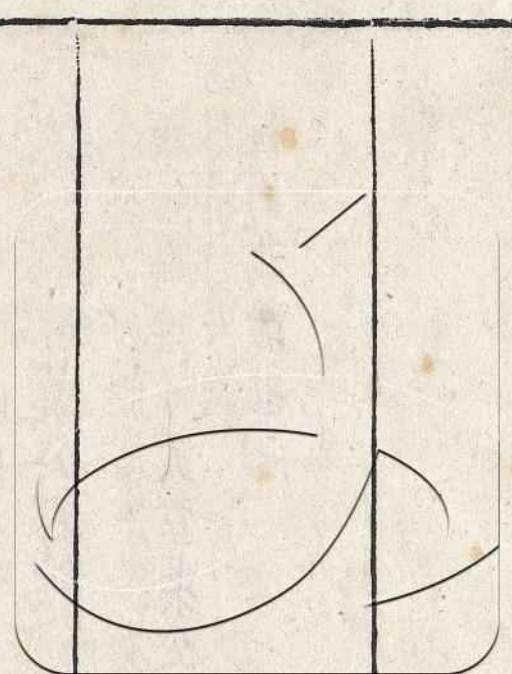
子湛字徽深領博士轉吏部尚書家甚貧無兼衣餘食魏太武至瓜步以湛兼領軍魏遣使求昏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並謂宜許湛謂許之無益劭怒曰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惟排之殆於傾倒及劭之人弒湛直上省據窓受害徐湛意色不撓按宋書徽深作徽淵魏太武作索慮

書事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于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於是採一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敘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舍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

應禍福萌兆則書之。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求諸筆削。何莫由斯。但自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以示後。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又傳元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畧事實。此其所失也。尋班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痍。夫雖自卜者。審而自見。為難。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上智猶其若此。而况庸庸者哉。抑又聞之。怪力亂神。

按江湛傳及徐湛之傳俱無。二年亂以刃斷指。槩血滿袖。北齊書帝紀。朱兆等亂。字上恐脫。擾字。槩血滿袖。同會。鄴挾洹水。而軍神武。乃於韓陵為圓陣。合戰大敗。之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岡。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葉公好龍。莊子逸篇。子張見魯哀公不禮。還血滿袖。葉公好龍。而去曰。君之好土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屋室雕文。盡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脯。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



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吞燕卵而商生啓龍髯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璧於秦皇圯橋授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爲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范曄博採衆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廩君槃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

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諍小辯。嗤鄙異聞。雖爲有識所譏。頗爲無知所說。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劉邕榜吏以膳。齧石戲鼻而傷贅。其事蕪穢。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持爲雅言。苟使讀之者爲之解頤。聞之者爲之撫掌。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癉惡者也。大抵近代史筆。敘事爲煩。權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皇來儀。嘉禾八獻。秦得若雉。魯獲如臠。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

四條皆切中
史病

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瑞彌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而爲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真僞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臣。經書某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夫臣謁其君子。觀其父。抑惟恆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若乃百職遷除。千官黜免。

卽春秋非卿
不書之義

身通前錄 卷二
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
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以
下一命以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
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爲之
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夫
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
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爲楚將石建之
後廉謹相承此則其事尤異畧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
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
室而乃敘其名位一二無遺此實家牒非關國史其煩

四也於是考茲四事以觀今古足驗積習忘返流宕不
歸乖作者之規模違哲人之準的也孔子曰吾黨之小
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謂矣亦有言
或可記功或可書而紀闕其文傳亡其事者或八元才
子因行父而獲傳或五殺大夫假趙良而見識則知當
時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夏商
周春秋檮杌之記其所缺畧者多矣夫記事之體欲簡
而且詳疎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多捐此乃忘折中
之宜失均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傅元貶班

晉書傅元傳元字休奕御史中丞遷大僕
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

為區例名為傳吞燕卵鄭康成商頌譜有娥氏之女
 子為內外中篇紀簡狄為帝馨次妃啓龍外傳鄭語宣王之時童
 爾雅釋鳥燕燕啓龍外傳鄭語宣王之時童
 國有夫婦鬻是器者夏之哀衰神化為三龍王請其
 榮藏之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發之厲壞門左傳成
 遭之而孕育而棄之醫本紀亦載之厲壞門左傳成
 以逸於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
 晉侯夢大厲壞大門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
 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
 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鬼謀社左傳哀公七年初
 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鬼謀社左傳哀公七年初
 立於社宮而死爾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且而戍
 其子曰我死爾間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伯陽即位
 好田弋曹鄰人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伯陽即位
 有寵使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八年宋滅曹江使返
 璧見書地橋授書事在史記留侯世家裴注徐廣曰
 謂橋為地橋授書事在史記留侯世家裴注徐廣曰
 廬江日橋為地橋授書事在史記留侯世家裴注徐廣曰

王喬左慈見採廩君後漢書南蠻傳巴郡南郡蠻本
 土船約能浮者當以君餘沈唯務相獨槃瓠槃瓠
 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君餘沈唯務相獨槃瓠槃瓠
 見斷語林笑林所撰笑林三卷漢郡鄆淳撰世說俗
 限篇說臨川所撰笑林三卷漢郡鄆淳撰世說俗

說世說臨川所撰笑林三卷漢郡鄆淳撰世說俗

急常執筆作書蠅不能集筆端驅去復來思持螯晉書
 怒卓起驅蠅不能集筆端驅去復來思持螯晉書
 傳卓起驅蠅不能集筆端驅去復來思持螯晉書
 兩頭右手持酒謂人曰得取筆擲地踏壞之持螯晉書
 一生膳痴宋書劉穆之嘗謂孟靈休瘡痂未落

矣取食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

者悉取以罪無罪遞互與傷贅伯兒少好武不事崖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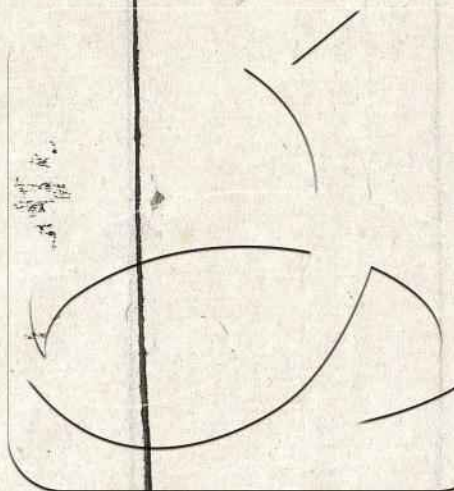
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傷贅伯兒少好武不事崖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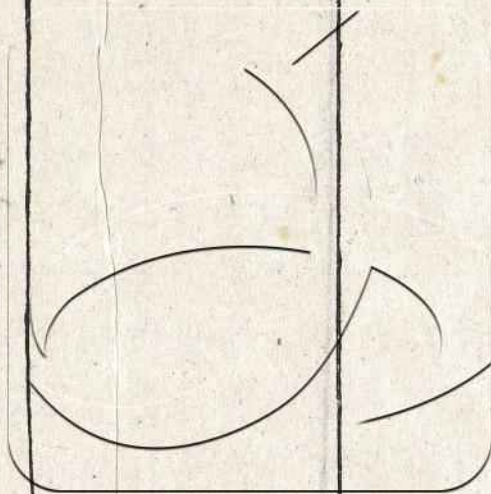
舅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卧聽事剪紙方寸帖著

舅枕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畏齟

石終不敢動鼻頭有大瘤石何鼻嘉禾書序唐叔
 眠密割之即死按傷贅即割瘤也
 同穎獻之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秦得若雉
 歸禾周公既得命禾稼天子之命作嘉禾秦得若雉
 更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
 其神來也常以夜則若雉其聲殷云野雞夜鳴以
 一牢祠號曰陳寶按雉魯獲如麇公羊傳哀公十四
 雞漢書郊祀志作雉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
 狩之薪采者獸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
 之也麟者仁獸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
 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為呼韓入侍漢書宣
 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呼韓入侍漢書宣
 露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歎五原塞三年春正月行
 幸甘泉郊泰時呼韓邪單于稽侯獠來朝贊謁稱藩
 臣而不名上自甘泉宿池陽宮蠻夷肅慎來庭史記
 君長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肅慎貢楛矢石罈長
 世家武王克商通渭道九夷八蠻肅慎貢楛矢石罈長
 尺有咫晉書文帝紀肅慎來獻石罈貂皮等天子命
 歸於大將軍府按魏志陳留王紀景元三年肅慎遣
 使重譯入貢即其事又晉書武帝紀咸寧五年肅慎遣

來獻楛矢石罈異乎春秋之義原注若漢書載楚王囂等來
 類是項籍世為楚將史記項羽本紀石建廉謹相承史記萬
 也羽本紀石建廉謹相承史記萬
 八元才子見後篇五殺大夫史記商君列傳





人物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稱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觀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廷。文詞有餘。節槩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裴幾原。刪畧宋史。時稱簡要。至如張禕。陰受君命。戕賊零陵。乃守道不移。飲鴆而絕。雖古之鉏麇。義烈何以加諸鮑昭。文宗學

此論最正

府馳名海內。方於漢代。褒朔之流。事皆闕如何。以申其
 褒獎。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書名竹帛者。蓋唯記
 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麟以來。四百餘年。明主賢
 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甚懼焉。即其義也。至如
 四凶列於尚書。三叛見於春秋。西漢之紀。江充石顯。東
 京之載。梁冀董卓。此皆干紀亂常。存滅興亡。所繫既有
 關時政。故不可闕書。但近史所刊。有異於是。至如不才
 之子。羣小之徒。或陰情醜行。或素餐尸祿。其惡不足以
 曝揚其罪。不足以懲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為錄。不其
 穢乎。抑又聞之。十宰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筭之才。何足

算也。若漢傳之有傳寬。靳歙。蜀志之有許慈。宋書之虞
 止。進魏史之王憲。若斯數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
 羣。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識闕之不足。為少書之唯益
 其累。而史臣皆責其譜狀。徵其爵里。課虛成有。裁為列
 傳。不亦煩乎。夫名刊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哲人所
 重。筆削之士。其慎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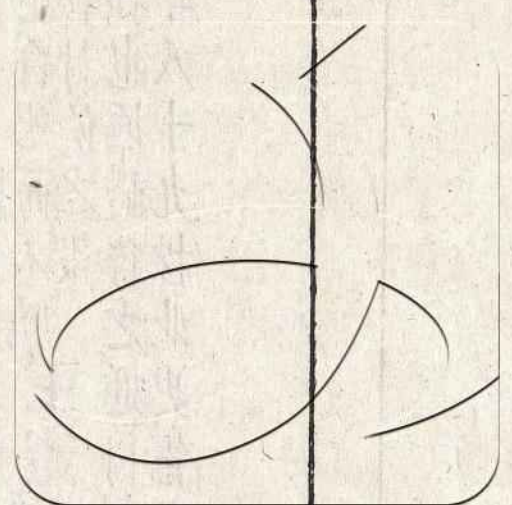
秦嘉妻徐

玉臺新詠秦嘉贈婦詩序云嘉為上郡掾妻徐淑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云爾淑

答詩畧云妾身今奉命遠適今京師悠悠兮離別夢
 敬兮有違君兮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藝文類聚淑復
 想兮容輝恨無兮飛蓬之感班姬有誰榮之歎素琴
 嘉書云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姬有誰榮之歎素琴
 明鑑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寶釵不列幽明錄淑畫固
 流涕嫂問之日適見嘉自說往津亭鄉病亡一客賚

書還日中當至舉家董祀妻蔡後漢書列女傳陳留
 大驚書至事如夢董祀妻者同郡蔡邕
 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適河
 東衛仲道夫亡無子與平中天下喪亂為胡騎所獲
 沒於南匈奴奴左賢王在胡中生二子曹操素張禕
 與邕善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張禕書
 忠義傳張禕吳郡人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張禕書
 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甕付禕密命鴆帝禕
 既受命歎曰鴆君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
 也因自飲之而死宋書臨川王傳義
 也史體自應爾左傳宣鮑昭
 可無闕如之談鮑昭
 聚文學之士東海鮑照等引為佐使照字明遠文辭
 贍逸為河清頌序甚工世祖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
 及照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世咸謂照才三叛
 盡實不然也左傳昭公三十一年齊豹為衛司寇作而不求其書
 左傳昭公三十一年齊豹為衛司寇作而不求其書
 為盜邪庶其吾年夷邪黑肱以土地出而不求其書
 而必書所以懲肆而去貪也春秋書齊傅靳鄒夏侯
 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其善志也傅靳鄒夏侯

灌傳靳周同傳按傅靳恐當作傅周蓋許慈
 七人中敘功惟傅寬周緹事最少也許慈
 字仁篤又有胡潛字公興並為博士典掌舊文更相
 克伐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捷其於己姑彼至
 於虞進宋書虞進相通借時尋楚捷其於己姑彼至
 此虞進宋書虞進相通借時尋楚捷其於己姑彼至
 乎主百死而不顧王憲
 遂饗封侯之報王憲
 猛孫也厚禮待之進爵劇縣侯
 卒年八十九按北史憲作愷



論甚嚴正自
唐以後以儷
體為史者遂
絕固由宋人
之力排而子
元廓清之力
亦自不少

覈才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則不可叨居史任。歷觀古之作者若蔡邕、劉峻、徐陵、劉炫之徒。各自謂長於著書。達於史體。然觀侏儒一節。而他事可知。案伯喈於朔方上書謂宜廣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於漢史實附贅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掎摭。但當鋤而去之。安可仍其過失而益其蕪累。述史如此。將非練達者歟。孝標持論談理誠為絕倫。而自敘一篇。過為煩碎。山栖一志直論文章。諒難以偶迹遷固比肩。

此亦公論
書是其顯證
矣

甘苦之言分
明之論微特
儼體不可為
史即以東坡
之工為散支
亦自云某於
此事非當家
所作誌文亦

陳范者也。孝穆在齊，有志梁史，及還江左，書竟不成。嗟乎！以徐公文體而施諸史傳，亦猶灞上兒戲，異乎真將軍。幸而量力不為，可謂自下者審矣。光伯以洪儒碩學，而連遭不遇，觀其銳情自敘，欲以垂示將來，而言皆淺俗，理無要害，豈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為者乎？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閑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册，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幾何？是以畧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兼修史傳，其為式也。羅含

太畧可睹而
南豐隆平集
中即太祖一
論已大垂史
體矣

謝客宛為調頌之文，蕭繹江淹直成銘贊之序。温子昇尤工複語，盧思道雅好麗詞。江總猖獗以沈迷，庾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數子所撰者，蓋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乖濫躡駁，一至於斯。而况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末圓備，表裏無咎，蓋亦難矣。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識；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以為能，當時莫之敢侮。假令其間有術同彪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

俗見嗤於朋黨。遂乃哺糟飲醕。俯同妄作。披褐懷玉。無由自陳。此管仲所謂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也。昔傅元有云。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嗟乎。拘時之患。其來尙矣。斯則自古所歎。豈獨當今者哉。

晉令

隋書經籍志晉令四十卷晉書職官志著作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 侏儒一節

吳志潘濬傳注武陵部從事樊仙仙實無才昔嘗爲州人設討濬曰五千兵足可擒仙仙

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朔方上書後漢書蔡
 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
 伯喈拜郎中校書東觀對災咎譏刺寵臣下獄減死
 徙朔方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注自陳曰臣自在
 布衣常以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光武以來唯記紀
 傳無續志者故太傅胡廣畧以所有舊事與臣臣欲
 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自敘山栖
 著者五分則首曰并書章左唯陛下留神自叙山栖
 劉峻見補注篇又梁書文學傳因遊東陽紫巖山築
 室居焉爲山栖志其文甚美又嘗爲自序曰余自比
 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按孝穆在齊陳書
 直論文章句義不可曉恐有諷字
 傳陵字孝穆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會齊
 受禪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及齊送貞陽侯爲梁
 嗣乃遣陵隨還陳天嘉年領大著作按光伯自敘書
 在齊有志梁史之語本傳本集皆不見
 儒林傳劉炫字光伯納言楊達舉炫博學射策高第
 除太學博士歲餘歸河間於時盜賊蠭起教授不行
 乃自爲贊曰通人自敘風徽余敢仰均先達徒以兩
 日迫桑榆門徒雨散殆及餘喘薄言胸臆云云

都兩都賦班固八詠入詠沈約撰隱侯本集一登臺
 愍衰草四霜來悲落桐五夕行聞夜鶴六晨征聽曉
 鴻七解珮去朝市八被褐守山東蘇詩王注沈約為
 東陽太守作八羅含晉書文苑傳羅含字君章嘗夢
 詠寫於樓上謝尚稱曰湘中琳瑯於城西小洲上立
 茅屋布衣蔬食晏如也徵正員郎轉廷尉致仕門施
 行謝容南史庾肩吾傳簡文書曰謝容吐言天拔出
 馬謝容於自然時有吾傳簡文書曰謝容吐言天拔出
 靈運小字異苑靈運生於會稽其家以子孫難蕭繹
 得送於錢塘柱明師養之十五方還故曰容兒蕭繹
 蕭繹即梁元帝蕭子雲布衣初封湘東王頗有高名與
 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布衣初封湘東王頗有高名與
 江淹梁書江淹傳淹字文通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
 志温子昇事見敘盧思道學兼著齊天保中魏史成思
 道多所非毀周平齊追赴長安終江總陳書江總傳
 散騎侍郎參內史事集三十卷

傳賜書晝夜尋讀文傷於浮豔後主之世總當權宰
 日與宴遊後庭共陳暄孔範等十餘人謂之狎客
 庾信北史文苑傳庾信字子山父肩吾為梁中庶子
 子東宮出入恩莫與比隆文並綺豔世號徐與體焉
 元帝即位聘於西魏屬大軍南伐遂留長安累遷開
 府儀同 踏駁莊子未篇惠施多方其道踏駁沮誦失
 三司 踏駁莊子未篇惠施多方其道踏駁沮誦失
 路升淹外集倉頡沮誦共造文字今世知有倉頡不
 官靈均當軸別有名字所謂正則靈均蓋離騷自寓
 靈均當軸借言以有名字所謂正則靈均蓋離騷自寓
 詞人當史局也作陳宗後漢書班固傳顯宗召固詣校
 得毅者非是陳宗後漢書班固傳顯宗召固詣校
 陳宗長陵令尹敏共成世祖本紀固學紀聞論衡云
 陳平仲紀光武功德頗可觀見未詳平仲何人按聞
 徵君若據班固尹敏幼季才學深通上言讖書多
 傳推知是陳宗字尹敏幼季才學深通上言讖書多

近語俗辭上非之官杜撫馬嚴後漢書馬援傳援兄
 止長陵合與班彪善徙北地皇后勅使移居洛陽顯
 后既立嚴慮致譏嫌與校書郎杜撫班
 宗召見嚴進對閑雅留仁壽閣與珍字秋孫永初中
 固等雜定劉珍後漢書文苑傳劉珍字秋孫永初
 建武注詔與鄧太後漢書劉珍字秋孫永初
 觀百家又詔與駙馬朱穆後漢書朱暉傳暉子穆字
 作建武以來名臣傳朱穆後漢書朱暉傳暉子穆字
 十篇及卒蔡邕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諡盧植後漢書
 為文忠先生按邕傳中不及朱穆續史事盧植後漢書
 植字子幹拜議郎與馬日碑楊彪後漢書楊震傳震
 蔡邕楊彪韓說等補續漢紀楊彪曾孫彪字文先熹
 平中公車徵拜議郎注華嶠書
 日與日碑植邕等著作東觀

序傳

蓋作者自敘其流出於中古乎。案屈原離騷經其首章
 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敘發跡實
 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為傳。然其所敘者。但
 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
 聞。至馬遷又徵三閭之故事。放文園之近作。模楷二家。
 勒成一卷。於是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敘之
 篇。實煩於代。雖屬辭有異。而茲體無易。然自敘之為義
 也。苟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即為實錄。而相
 如自序。乃記其客遊臨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為

季卿鄭康成等皆自敘風徽傳芳來竊妻漢書司馬相如傳相
 葉云云蓋子元之前古人已言之矣卓王孫女文君
 如遊梁歸臨印合王吉為具召之時卓相如遂與馳歸
 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遂與馳歸
 成論衡自紀論衡自紀之文君夜亡奔相如遂與馳歸
 都國因家焉以農桑為業世祖蒙勇任氣怨讎眾多祖
 父汎擔載就安錢唐縣生子二蒙誦誦即充父與豪
 家丁伯等結學子名母戰國魏策宋人有學者三年
 怨徙處上虞名母曰堯舜名天地名母賢不過堯舜大不過天地
 其子曰堯舜名天地名母賢不過堯舜大不過天地
 是以名母也母曰子於學盡行之乎將有所不行也
 願子之且以三千之罪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揚
 名母為後也漢書揚雄傳注晉灼曰晉大夫無揚侯師古
 雄自敘漢書揚雄傳注晉灼曰晉大夫無揚侯師古
 見雄傳皆自敘之文魏文帝脫張繡及論射擊劍彈
 其說必有所受也魏文帝脫張繡及論射擊劍彈
 著於篇傅元字休奕見書事篇作陶梅陶世說

方正注梅頤弟陶字淑真王敦咨議參軍晉書祖逖
 兄納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且評何如曰善褒惡貶
 佳法也王隱在坐曰尚書三載考績何得月行褒貶
 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我陶生許劭之鄉好議
 論自敘之作葛洪抱朴子自敘余抄掇眾書撮其精
 或是其人或曰玉屑盈車不如全璧答曰
 泳員流者採珠而捐蚌登荆山者拾玉而弃石余猶
 摘孔翠之藻羽脫犀象之角牙矣其自序世系晉書
 本傳畧儀父振鐸大戴帝繫篇顓頊元孫陸終娶鬼
 採之儀父振鐸大戴帝繫篇顓頊元孫陸終娶鬼
 曹姓者邾氏也通志氏族畧武王封安之苗裔邾挾
 為附庸下至儀父始見於經按邾儀父乃曹之後非
 曹之先也劉言稍借史記曹叔振鐸於曹始均李陵
 武王弟也武王既克殷紂封振鐸於曹始均李陵
 魏書序紀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祖爰歷二代
 故以爲氏其裔始均入仕堯世命爲田祖爰歷二代
 始均之裔不交南夏積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諱毛立
 威振北方宋書索虜傳索頭虜姓托跋其先李陵後
 也按舊本始均作淳維淳維是匈河內馬祖按史記
 奴遠祖與拓跋無涉拓通作托託

自序及晉書帝紀同以漢初河內司馬卬為祖史通謂彪說不同是司馬彪九州春秋敘姓別有所祖也侯吳興沈先沈約宋書自序沈子國今汝南平興沈考吳興沈先序是也後以國為氏漢有日戎字威卿者光武封為海昏侯辭不受避地徙居會稽烏程縣之餘不鄉遂世家焉順帝分會稽為吳郡靈帝分烏程為武康史臣七世祖吳郡為吳興郡晉平吳改永安吏沈炯傳亦云吳興武康人真律寧楹未冒纂伯史通云炯言有異未詳所本周伯僑者家傳熊繹漢僑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後也子文初生敘傳班之先與楚同姓合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虎乳之楚人謂虎為班因氏焉按熊繹楚先君也敬他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煩省

推尋盡致持
論平允子元
鄭得此圓通
之論

甚字舊作非
字是

通人之論

昔荀卿有云遠畧近詳則知史之詳畧不均其為辨者久矣及于今昇史議歷祗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正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又張世偉著班馬優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為得史公為次孟堅為甚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為其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後來逾煩其失彌甚者矣余以為近史蕪累誠則有諸亦猶古今不同勢使之

然也。輒求其本意，畧而論之。何者？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見知於他國者，或因假道而友聞，或以通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得而稱。魯史所書，實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啓東南，地僻界於諸戎，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如。且其書自宣成以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數年而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載不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此正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爲簡約者哉？及漢氏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無思不服。會計之吏，歲奏於闕廷；輶軒之使，月馳於郡國。作者居府於

昭襄二字倒書

京兆，徵事於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無隔。故漢氏之史，所以倍增於春秋也。降及東京，作者彌衆，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族，代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爲別錄。家牒宗譜，各成私傳。於是筆削所採，聞見益多。此中興之史，所以又廣於前漢也。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是以謝承尤悉江左，京洛事缺於三吳；陳壽偏委蜀中，巴梁語詳於二國。如宋齊受命，梁陳握紀，或地比禹貢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夫地之偏，小年之窘，迫適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耆舊可詢，隱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減於

推闡分明

史通前集卷二
大邦也。夫論史之煩省者，但當要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畧，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且必謂正明爲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鴻叔孫志夢於天，壓楚人教晉以拔旆，城者謳華以棄甲，此而畢書，豈得謂之省耶？且必謂漢書爲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柏，父陳平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楊僕怙寵而移關，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耶？由斯而言，則史之煩省不中，從可知矣。又古今有殊，澆淳不等，帝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羲止畫八卦，文王加以繫辭，俱爲大聖行事，若一其

豐儉不類，懸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黃帝交戰，阪泉施於春秋，則城濮鄢陵之事也，有窮篡夏少康中興，施於兩漢，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旣滅，句踐霸世，施於東晉，則桓元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爲秦開蜀，施於三國，則鄧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後之所書其審如此，若使同後來於往，世限一槩以成書，將恐學者必誦其疎遺，尤其率畧者矣。而議者苟嗤沈蕭之所記事，倍於孫習華謝之所編語，煩於班馬不亦謬乎？故曰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

理則不然其斯之謂也

年淺近者撰錄多備原注杜預釋例云文公已上六

下亦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畧同而日數

加倍此亦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也是則傳者注書已

先覺令昇二體篇見世偉張輔字見介葛左傳僖公

之矣左傳昭公四年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

天壓人私而宿焉適齊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

而上僂號之日牛助余乃勝之既立所宿庚宗之婦

人獻以雉日吾子長矣見之則所夢號之日牛日唯

遂使為豎有拔旆左傳宣公十二年邲之戰晉師奔

寵卒亂其室又甚之拔旆投衡乃棄甲見言乞漿柏父

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投衡乃棄甲見言乞漿柏父

出顧日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逆旅因從乞漿主人

郭注上微行嘗夜至柏谷舍於逆旅因從乞漿主人

翁日無漿正有溺耳且疑上為姦盜欲攻之主人姬

嗜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翁不聽姬飲翁酒縛之乃

殺雞為食以謝客明日上歸召姬賜金千斤按漢武

故事獻計天山

漢書高帝紀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

圖美女問遺闕氏云欲獻之闕氏畏其奪已寵因謂

單于日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地非能有也於是開

一角得陋故秘長沙戲舞漢書景十三王傳長沙定

注應劭日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

舞定王但張奭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日

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楊僕移關漢書孝武紀元

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注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

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宏農縣注應劭日時樓船將

軍揚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

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城濮鄆陵僖公二十八年

廣濶於是徙關三百里所謂有窮少康左傳襄公四

鄆陵事在成公十六年也夏戰之二也所謂有窮少康

春秋晉楚三大戰之二也所謂有窮少康

方衰也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而淫於原獸弃武羅

伯因熊髡龍圍而用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

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又哀

公元年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綿方娠逃歸有仍生

少康焉澆求之奔有虞虞思妻之二姚而邑諸綸能
 布其德以收夏衆使女艾謀澆復禹之績祀夏臣及
 王莽光武載之凡數卷桓元宋祖諸葛長民何無
 忌等傳宋書之武帝紀及劉為秦開蜀戰國秦策司
 道規等傳並載其事亦數卷魏志鄧艾字士載
 爭論於秦惠王前起兵鄧艾鍾會鍾會字士季太傅
 伐蜀遂定蜀史記畧同蜀將姜維屢擾邊陲大舉圖
 絲少子也司馬文王以蜀將艾統諸軍三萬餘人趨甘
 蜀景元四年秋下詔使鄧艾從斜谷駱口入移檄蜀
 將吏士民云按魏志蜀志及晉書文帝紀其事專
 載夾載不一册

此篇詳核而
 精審

雜述

在昔三墳五典春秋檮杌即上代帝王之書中古諸侯
 之記行諸歷代以爲格言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厥有
 本草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
 言傳諸孔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
 行其所由來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
 並驚崔而爲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紀二曰小錄三曰
 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
 記九曰地理書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
 者著述詳畧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

春秋樂資山陽載記王韶晉安陸紀姚最梁昭後畧此之謂偏紀者也○普天率土人物宏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爲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已傳此之謂小錄者也○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瑣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卮言猶賢於已故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尙語錄陽玠松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汝穎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

人學者編而記之若圖稱陳留耆舊周斐汝南先賢陳壽益都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高門華胄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揚雄家諫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歷此之謂家史者也○賢士貞女類聚區分雖百行殊途而同歸於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爲之錄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趙采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陰陽爲炭造化爲工流形賦象於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台志怪于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

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宏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理書者也帝王桑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恆厥所苟能書其軌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大抵偏紀小錄之書皆記卽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爲實錄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圓備終不能成其不刊永播來葉徒爲後生作者削藁之資焉逸事者皆前史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爲益實多及妄者爲之則苟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真僞不別是非相亂如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辭用驚

愚俗此其爲弊之甚者也瑣言者多載當時辨對流俗嘲諛俛夫樞機者藉爲舌端談話者將爲口實及蔽者爲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自牀第莫不升之紀錄用爲雅言固以無益風規有傷名教者矣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流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常璩之詳審劉昫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於室家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墜則其錄猶存苟薪構已亡則斯文亦喪者矣別傳者不出胸臆非由機杼徒以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

惟神仙之道
三句近鄙

志書之弊自
古已然

言加之別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如寡聞末學之流則深所嘉尚。至於探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材。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氣可以益壽延年。語魑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則可矣。及謬者爲之則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求諸宏益其義無取。地里書者若朱贛所採。浹於九州。闕駟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爲樂土。家自以爲名都。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傳諸委巷。用爲故實。鄙哉都邑簿者。如宮闕陵廟街塵郭邑。辨其規模。明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爲之

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論榱棟則尺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務求詳審。持此爲能。遂使學者觀之。晉亂而難紀也。於是考茲十品。徵彼百家。則史之雜名其流。盡於此矣。至於其間得失紛糅。善惡相兼。旣難爲覩。縷故粗陳梗槩。且同白鄣。無足譏焉。又案子之將史。本爲二說。然如呂氏淮南元晏抱朴。凡此諸子。多以敘事爲宗。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也。但以名目有異。不復編於此科。蓋語曰。衆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述多矣。雖復門千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必繁殘。固難以接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古人以比玉

玉屑滿筐王
充論衡之文

屑滿篋。良有旨哉。然則芻蕘之言。明王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博聞舊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

神農本草

宋艾晟本草序神農舊經止於三卷藥數百種梁陶隱居因而倍之唐書于志寧傳

帝問本草別錄對曰班固惟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至桐雷乃載篇册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陀竄記其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夏禹山經胡渭禹貢色附經為說故宏景合而錄之

經十三篇劉歆以為出於唐虞之際列子曰大禹行

可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然其間可疑

甚多顏之推曰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諸暨後人

所羈也尤袁曰此先秦之書非禹伯翳作二說允當

世本辨姓漢書藝文志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楚

漢春秋見六家篇山陽載記隋書經籍志山陽公謂漢獻帝

禪魏晉安帝紀宋書王韶之傳韶之字休泰私撰晉

義熙九年善敘事按晉安帝紀即陽秋也舊作安陸

誤又按北史有王韶乃隋之武臣此以屬對省之字

且梁昭後畧隋書經籍志無昭字新舊唐志並有竹林

名士隋書經籍志戴逵撰按唐志亦作七賢論太子漢末英

雄隋書經籍志漢末英蕭世誠懷舊志隋書經籍志

道撰按子行 汲冢紀年 按紀年見六家皆簡編科斗

思道字也 汲冢紀年 文字郡齋讀書志云所得凡

八千五百一十四字詔 西京雜記 新舊唐書藝文志

和嶠等以隸字寫之 西京雜記 二卷葛

洪撰按困學紀聞謂瑣語 金紫光祿大夫願協撰

是吳均及蕭賁依托 瑣語 語林 見書語錄 通志宋齊

拾遺 隋書經籍志少府卿謝綽撰 語林 事篇語錄 語錄十卷

孔思談藪 直齋書錄解題 談藪 北齊秘書省正字北

尚撰 陳留耆舊 隋書經籍志 陳留耆舊 汝南先賢 隋書

述 陳留耆舊 隋書經籍志 陳留耆舊 汝南先賢 隋書

志汝南先賢傳 魏 益都耆舊 隋書經籍志 益都耆舊 陳

壽 會稽典錄 隋書經籍志 會稽典錄 揚雄家謀 見序 殷

敬世傳 唐書藝文志 殷氏 孫氏譜記 唐書藝文志 孫

無撰 陸宗系麻 唐書藝文志 吳郡陸 劉向列女 曾輩

人名 陸宗系麻 唐書藝文志 吳郡陸 劉向列女 曾輩

傳序劉向所序序凡八篇隋志及崇文總目皆 梁鴻逸

稱十五篇嘉祐中蘇頌定其書復為八篇 梁鴻逸

民後漢書梁鴻傳仰慕前世高士為四皓以下 趙采

忠臣 梁元帝撰趙采無考 徐廣孝子 新舊唐書藝

三卷徐志怪 隋書經籍志 志怪 二卷祖台之撰新舊

廣撰 志怪 隋書經籍志 志怪 二卷祖台之撰新舊

辰官侍中 搜神 隋書經籍志 搜神 幽明 隋書經籍志

光祿大夫 搜神 隋書經籍志 搜神 幽明 隋書經籍志

圖漢人建康宮殿無考洞冥漢郭憲洞冥記序武帝明
 浮誕以匡諫洞心於道使冥迹之奧昭然顯著今王
 籍舊史不載者撰洞冥記四卷按子橫憲字也
 子年拾遺梁蕭綺拾遺記序拾遺記者晉隴西王嘉
 趣過誕推陳述劉昫撰燉煌實錄二十卷涼書十
 蓋絕世而宏博矣劉昫撰燉煌實錄二十卷涼書十
 贊朱贛按隋志地理書陸澄合山海經已來一百六
 所刊見存書皆無朱贛撰北史闕駟傳燉煌人
 九州書名豈在零失中耶闕駟字元陰樂安王不引
 為從事中郎撰十州志唐
 書藝文志十州志十卷

辨職

夫設官分職佇績課能欲使上無虛授下無虛受其難
 矣哉昔漢文帝幸諸將營而目周亞夫為真將軍嗟乎
 必於史職求真斯乃特為難遇者矣史之為務厥途有
 三焉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
 上也編次勒成鬱為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
 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
 下也苟三者並闕復何為者哉昔魯叟之修春秋也不
 藉三桓之勢漢臣之著史記也無假七貴之權而近古
 每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案晉起居注載康帝詔盛稱

自唐以後此
 例不能改矣
 在領局者調

劑得直任用
有道猶可救
弊之大半也

語雜談諧然
尚未傷雅勝
於後幅之叫

著述任重理藉親賢遂以武陵王領祕書監尋武陵才
非河獻識異淮南而輒以彼藩翰董斯邦籍求諸稱職
無聞焉爾既而齊撰禮書和士開總知唐修本草徐世
績監統夫使辟陽長信指攜馬鄭之前周勃張飛彈壓
桐雷之右斯亦怪矣大抵監史爲難斯乃尤之尤者若
使直若南史才若馬遷精勤不懈若揚子雲諳識故事
若應仲遠兼斯具美督彼羣才使夫載言記事藉爲楨
楷擗管操觚歸其儀的斯則可矣但今之從政則不然
故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當官卒歲竟無刊述而人莫
之省也或輒不自揆輕弄筆端而人莫之見也由斯而

言彼史曹者崇扁峻字深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人同
方外可以養拙可以藏愚繡衣直指所不能繩強項申
威所不能及斯固素餐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凡有國
有家者何事於斯職哉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
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又語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觀
歷代之置史臣有同嬉戲而竟不廢其職者蓋存夫愛
禮愜彼典刑者乎昔正明之修傳也以避時難子長之
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壽之草
志也創於私室然則古來賢儁立言垂後何必身居廨
宇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

真將軍

史記絳侯世家亞夫軍細柳上自勞軍先驅

詔居無何上至壁門士吏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

也天子乃按轡徐行成禮而去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

也史佚傳王為册書使史逸告伯禽封命之書倚

相左傳昭公十二年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

王孫圉曰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

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

居注又晉起居注三百一十七卷宋北徐州主簿劉

道會武陵王建元初領秘書監昞無學術而有武幹

為桓溫河獻淮南景皇帝子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

所思之儒多從之遊又淮南厲王傳河間獻王德孝

淮南王安好書作內外書及中篇禮書士開總知

書恩倖傳和士開解悟捷疾世祖性好握槊士開善

此戲因此視狎世祖踐祚加開府後主深委仗之又

先得幸於胡太后封淮陽王又魏收傳後主即位收

掌詔誅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修五禮事奏請趙彥

深和士開徐本草世勣監統舊唐書李勣傳勣曹州

之才共監太宗諱單名勣焉賜姓李氏封英國公又呂才傳右

監門長史蘇敬言陶宏景本草多舛謬詔中書合許

敬宗與才及李淳風并請名嘴增損舊本仍辟陽長

令司空李勣總監定之並圖合成五十四卷辟陽長

信荀悅漢紀徒辟陽侯審食其為右丞相初呂后獲

中事通鑑秦紀以舍人侍得幸及為丞相不與治監官

宦者進太后太后幸之封毒長信侯周勃張飛記

起勃以中涓從攻戰本疆不好文學惠帝時以列侯

為太尉蜀志張飛傳飛字益德涿人也先主長阪之

走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敵

無敢近者所過戰克封西鄉侯諡

桓侯按益德華陽國志作翼德桐雷帝主醫藥之

臣有岐伯雷公作內經桐君能處方盟應仲遠仲遠見

自敘 史曹地處禁中舊唐書職官志歷代史官隸秘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始移史局於禁中在門下省北宰相監修國史遂成故事及大明宮成置於門下省南館門東西有棗樹七十四根至開元二十五年又移中語云雖無老成後漢書融性好士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成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成者郡士其書草志私室晉書陳壽傳壽領本郡中正顯宗甚奇之草志私室撰魏吳蜀三國志既卒范頽士表曰陳壽作志明平得失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

自敘

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純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為諸兄說之因竊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君年而講誦都畢於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畧舉父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麻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

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畧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槩亦粗知之矣但於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暇泊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閑獲遂本願旅遊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爲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爲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加以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爲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爲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

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爲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益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及年以過立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不是過也復有永城朱敬則沛國劉允濟義興薛謙光河南元行冲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摧揚得盡懷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昔仲尼以睿聖明哲天縱多能觀史籍之繁文懼覽者之不一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以修春秋贊易道

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迄於周。其文不刊。爲後王法。自茲厥後。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此任。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訖於姚李。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致驚末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歎息。遲回者久之。旣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爲史臣。再入東觀。每惟皇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惟紀錄。至於紀傳及志。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會奉詔預修唐史。及今上卽位。又勅撰則天大

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沈。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爲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鬱怏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蓋仲尼旣歿。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辭。務爲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傳茲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

此段全摹莊
子天地篇

罔知率彼愚蒙。墻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劭風俗通生焉。五常異稟。百行殊執。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劭人物志生焉。夫開國承家。立身行事。一文一武。或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難銓綜。故陸景典語生焉。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昧圓通。家有詆訶。人相掎摭。故劉勰文心生焉。若史通之爲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爲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誠

焉。有諷刺焉。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謂也。揚雄少爲范滂。劉歆所重。及聞其撰太元經。則嘲以恐蓋醬瓿。而桓譚以爲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陸績。果以爲絕倫。參聖夫。以史通方諸太元。今之君山。卽徐朱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嗟乎。儻使平子不出。公紀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同捐。煙燼俱滅。後之識者。無得而觀。此子所以撫卷漣洏。淚盡而繼之以血也。

東海徐堅

舊唐書徐堅傳徐堅少好學遍覽經史王

典實楊再思曰此鳳閣舍人樣開元十三年改麗正

書院為集賢院以堅為學士副張說知院事堅多識

典故前後修撰格式氏牙期列子湯問篇伯牙善鼓

子期輒窮其趣伯牙歎曰管鮑列子力命篇管夷吾

善哉善哉吾於何逃聲哉鮑叔牙二人相友甚

戚管仲嘗歎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長安三年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修國史張易之昌

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等十八人形像號為高士

圖每引敬則固辭不就其高潔守正如沛國劉允濟

此與三從兄同居四十餘年財產無異

舊唐書劉允濟傳允濟少孤事母甚謹弱冠除著作

佐郎嘗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為魯後春秋長

安中兼義興薛謙光舊唐書薛登傳登本名謙光博

修國史義興薛謙光涉文史每談論前代故事必廣

引證驗有如目擊與徐堅劉子元齊名善友景雲中

拜御史大夫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將

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

彈幕黜亦可矣遂奏之反為所構出開元中轉太子

賓客以與太子同名勅河南元行冲舊唐書元行冲

通狄仁傑甚重之性不阿順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

猶蓄聚以自資也捕贖朕腹以供滋膳參木芝桂以

東海徐堅

舊唐書徐堅傳徐堅少好學遍覽經史王

典實楊再思曰此鳳閣舍人樣開元十三年改麗正

書院為集賢院以堅為學士副張說知院事堅多識

典故前後修撰格式氏牙期列子湯問篇伯牙善鼓

子期輒窮其趣伯牙歎曰管鮑列子力命篇管夷吾

善哉善哉吾於何逃聲哉鮑叔牙二人相友甚

戚管仲嘗歎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長安三年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修國史張易之昌

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等十八人形像號為高士

圖每引敬則固辭不就其高潔守正如沛國劉允濟

此與三從兄同居四十餘年財產無異

舊唐書劉允濟傳允濟少孤事母甚謹弱冠除著作

佐郎嘗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為魯後春秋長

安中兼義興薛謙光舊唐書薛登傳登本名謙光博

修國史義興薛謙光涉文史每談論前代故事必廣

引證驗有如目擊與徐堅劉子元齊名善友景雲中

拜御史大夫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將

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

彈幕黜亦可矣遂奏之反為所構出開元中轉太子

賓客以與太子同名勅河南元行冲舊唐書元行冲

通狄仁傑甚重之性不阿順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

公之情何名實錄卒壽春裴懷古舊唐書良吏傳懷古為監察御史聖
 不改世謂今董狐云麻中閻知微充使往突厥懷古監其軍至虜廷默啜
 立知微南面可汗將授懷古偽職懷古不從將殺之抗辭曰寧守忠以就死
 禁錮隨軍後竄歸終幽州都督按所舉知友七人唯懷古不參史觀史籍至
 局故未及之臣原注則天朝為著作佐郎轉左史今上初即位又
 暫罷其任神龍元年又官兼修國史會遷中書舍人迄今不之改今之史節即古之東觀也
 論衡傳見序風俗通後漢書應奉傳子劭字仲遠撰風
 人物志魏志劉劭傳劭字孔才黃初中尚書郎作星
 畧著樂論凡所撰述法論人志之類百餘篇
 書陸景撰亡新舊唐書藝文志陸景典訓十卷按是
 書隋志云亡唐志乃有十卷而知幾又見之則亡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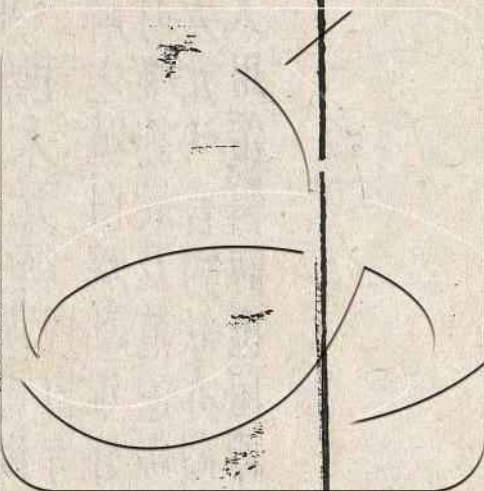
當即別二卷也或作文心南史文學傳劉勰字彥和
 語或作訓未知孰是撰立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畧云予齒在
 逾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
 之致用於是論之既成沈約取讀謂深得文理常陳案凡撰太元經以漢書揚雄傳哀帝時雄方草太元有
 雄解之號曰解嘲外時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鍾鹿侯芭嘗從雄居受
 其太元法言劉歆亦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也後人用覆醬斲也恒譚曰必傳顧譚不及見也



步通削繁

卷二

封



史通削繁卷二終



嘉應廩生陳士荃校

